

通涉
史史
它隨
石筆





筆隨史涉

著 洪 葛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筆隨史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四一六八上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己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句。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己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元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詔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願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涉史隨筆

宋 葛 洪 著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國相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諭之而後進。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轉移之功。如此哉。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眇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爲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旣衰。諫有常職。而言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士大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爲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茀。投之無戾。茀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蹇。進退困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爲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旣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大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威。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賈山至言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故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故不能成其功。高帝此舉。其於士亦可謂知所敬矣。詳味患在人主不交。與夫有肯從我游之語。宛然三代盛王體士之意。其崛起豐沛。卒建四百年之基業者。良以是夫。或謂帝慢而少禮。求賢之詔。未免文浮於實。愚謂不然。帝所慢者特腐儒耳。其於賢士未嘗不敬也。觀留侯與呂后畫安太子之策。其言曰。願上所不能致。

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義不爲漢臣。然上常高此四人。今太子誠能卑詞固請。來以爲客。上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及四人來。從太子侍燕。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者。本畱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孰謂高帝慢而少禮乎。故曰帝所慢者特腐儒爾。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漢文帝元年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幼君。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避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聞之於師。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世族。尤不可不教養也。孰謂絳灌而能爲此哉。長君少君由是爲退遜君子。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至欲相之。方其幼爲人所略賣。晚節其賢乃如此。豈非與之居者皆士之有節行者之力乎。使文帝之初。能爲母舅薄昭擇賢師傅而置之。昭決不至犯法殺漢使者。此不防閑於其始。魏文因是得以譏帝也。

申屠嘉召責鄧通

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

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嘉本傳。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不過軍行間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爲相。而風采號令威重。乃如此。然則宰相之職業。其所關繫。顧不重耶。漢置丞相。仍秦之舊。其職號爲無所不統。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蕭何至于嘉。閱四世而相繼爲相者。無非高帝之舊臣。其人望之重。皆識權柄之所歸。故其君亦不敢以庸常視之。而使得伸其威。帝雖不能因嘉之言以遠通。終帝之世。嘉爲相。而通不敢輒啓讒。愚之口。其潛銷密移於冥冥之中者。蓋亦多矣。其後公孫宏相武帝。遇事往往退遜。於帝左右之臣。嚴安、枚乘之徒。發言盈庭。宏未嘗不屈。遂以給事謁者爲帝私人。而以外朝之臣自處。丞相之職。自是分。而權亦輕矣。宏以儒得政。其風采反不及一申屠嘉。宜其見輕於淮南。而以發蒙振落視之也。繼嘉者。其惟本朝忠獻韓公乎。然其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其罪而竟逐之。則又過於嘉一等矣。然則相權之輕重。顧不以其人哉。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漢文帝時。謁者僕射張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也。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答顏淵爲邦之問。亦終戒之以遠佞人。彼其詞色巧令。而無情實。應對捷給。而矜小慧。惟懼疾之不深。去之不亟。詎可以是以而超遷之乎。當是時。從帝行者。使無釋之之高見。絕識。則帝於是舉。誰其正之。下之化上。甚於影響之應形聲。其爲害可勝道哉。古之君子。所以於侍御僕從之臣。不使一儉人間廁於其間者。政復慮此。吾觀唐高宗濮陽之行。對竇德元有帝邱之問。許敬宗從旁代對甚悉。方其躍馬而前。退有矜色。下視德元以不強對爲能之語。眞足扼其吭而奪之氣。由今觀之。首姦臣之傳者。非德元。乃敬宗也。然則利口捷給者。果何益於人之國哉。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漢景帝時。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亞夫旣發。至霸上。趙涉遮

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黽隄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

趙涉之遮說亞夫。卽三老董公之遮說漢王也。惟其賤而無因至前。故遮道以說之耳。孰謂滅項籍。定七國。乃皆出於道旁賤夫之一言。能則天下之才。豈有窮哉。此衆不可蓋。所以發齊人王先生之歎也。是以古之明君賢臣。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爲也。片善可取。不間芻蕘。一言有聞。狂夫亦擇。故能并天下之謀。盡天下之智。而事無遺策矣。

孔臧辭御史大夫

漢武帝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禮賜如三公。

時上方鄉儒學。尊孔氏。表章六經。臧親聖人後。以常情論之。得君如此。可謂遭時矣。而臧乃逡巡辭避大位。方欲自典家學。綱紀古訓。其必有以也。唐宣宗時。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然臧之不就大位。上之人可不深省乎。

王吉言謹擇左右所使

漢宣帝時。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

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昔嘗攷之於書。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悉矣。而立政之作。其於爲治體統。尤爲諄切。曰常伯常任。準人者。議政而在王左右之臣也。曰綴衣虎賁者。王之所使其役而親近之人也。其官之尊卑。職之大小。相去蓋甚遼絕。而公例言之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何耶。政以議政而在左右者。有輔正之倚。所使而親近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三宅三俊。其選固所當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雖僕御之賤。亦不可忽也。特自古人君能於是。知憂恤審擇之者鮮耳。文王武王。惟克灼知厥若。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卒並受此丕丕基。以建八百年盛大之業。成王亦能嗣守大訓。無敢魯逾。以保三十六王盈成之治。其明效大驗。固已彰灼如此。周衰以來。此意泯矣。而人主獨行於深宮者。亦惟自賢自聖耳。所以善其心。養其德者。將誰責而可哉。故其君之賢者。不過謹期會於簿書之間。審聽斷於獄訟之際。而非所謂本務也。是以治常少而亂常多。然則謹選左右。審擇所使。王吉之論。可謂真知萬化之本原者歟。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漢王嘉言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蠶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常患上之人養之無其素耳豫章之木豈一朝夕所能致哉惟其自拱把而封植之而無戕賊之患故他日棟梁之用隨取隨足古者士養於黨庠遂序國學之中所養者仁義禮樂所習者射御書數所興者德行道藝而士朝夕之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所設張類不待閱習而後能微而至於中林武夫亦皆可備公侯腹心干城之用故三代而上人主未嘗有乏才之歎者良以此夫後世學校廢士無素養往往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此王嘉所以起宜豫蓄養之請雖然蓄養之法舍三代庠序之教皆苟道也漢猶近古惜嘉徒發其端而不能爲漢精言推廣而行之爲可恨焉耳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求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憐矣雖然歆亦有罪焉伐國不問仁人使歆能爲尹翁歸于廷尉雖貴其敢干之以私耶晉顏含有言曰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縱未及此貴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

人以情却之。政復何害。何至哂吾之情。以強從人欲哉。昔東漢吳植爲宛令。梁冀以賓客託之。植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當是時。冀以貴戚用事。可謂有權。而植却之。無難色。今欲顧以貴戚之命。重於相遠。烏得無罪。雖然。朝廷欲天下薦舉之公。而使所舉者皆得其人以報國。惟申嚴囑託之禁。而後可望其至焉耳。不然。緣情徇私。徒長奔競。未見其可也。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魏司空長史辛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號令不信。賞罰不明。雖平居無事。且不能以使其衆。況欲驅之於鋒鏑之下。使之臨陳而忘身者耶。求其無敗。詎可得哉。昔唐劉巨容破黃巢於荊門。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畱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語。